

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三十六

宋 劉克莊 撰

祝文 勸農文附

謁夫子廟 以下並建陽作

昔者聖門弟子莫不以治邑為難況今之邑尤難於夫子之時其之才不足進於弟子之列特以格法來領民社其何以慰塞是邦父兄耆舊之心哉抑權力雖輕法令雖密若夫離於理而背於訓者其不忍為也況夫子

巍然臨之乎

謁諸廟

國家秩祀百神選任羣吏凡以為民也吏無愧於民斯無愧於神矣神有德於民斯有德於吏矣某與神皆當勉之敢告

縣土地

某試邑於茲欲與神人相安視事之始敢告

士師

獄者人命之所繫也今之令奪於他事不得盡心焉其也何敢然

文公丙戌春祀

嗚呼巍巍文公宋之夫子翼翼巽攷亭建之闕里竹林蕭蕭下有精廬於此授徒於此者書後千百年過者必式拜俯灑掃邑令之職昔祀於寢今遷於堂配以高弟𪭐如兹觴

勉齋

烏虖觀其翁婿之際觀其師友之際可以知勉齋矣某為令於茲始以勉齋侑食文公蓋當世士友之公論而非吾黨小子之私情也

文公丙戌秋祀并奉安新祠

嗚呼事闗風教昔人下車入境之先務某來此三百日之後新祠落成可謂無勇矣迺以仲秋次丁率僚友奉籩豆於祠下惟先生鑒之

勉齋

仲秋次丁諸生修祀事於文公先生新祠以勉齋先生

配

文簡劉公

某昔以童子拜父執於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於學嗟夫年邁而時去學惰而智昏平生所聞於公者廢忘盡矣然為斯邑聽訟治賦未敢失儒者大指抑公實敎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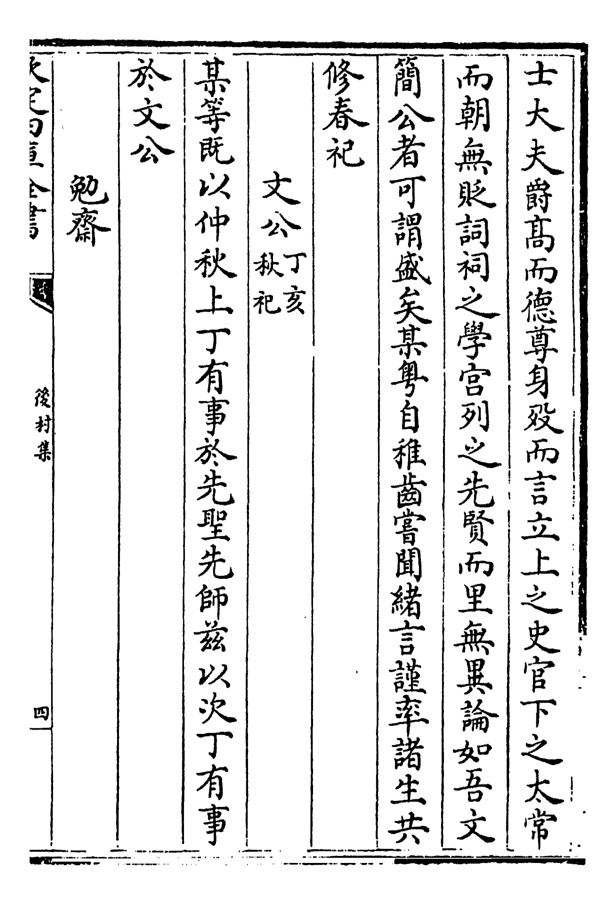
文公丁亥春祀

今天子讀四書傳註追懷儒宗親灑宸翰師垣公爵赫然光寵昔夫子追王於唐朝而兖鄒以下封爵皆後世有司所裁訂未有議論定於當時褒崇發於獨斷如陛下之於先生者也敢因舍菜敬奉豆籩以告

勉齋

諸生以次丁有事於太師信國文公先生之祠以勉齋配

文簡



士大夫爵高而德尊身歿而言立上之史官下之太常而朝無貶詞祠之學宮列之先賢而里無異論如吾文簡公者可謂盛矣某粤自稚齒嘗聞緒言謹率諸生共修春祀

文公丁亥秋祀

某等既以仲秋上丁有事於先聖先師茲以次丁有事於文公

勉齋

某等兹以仲秋次丁有事於文公先生以勉齋配

文簡

某等釋菜於竹林精舍之翌日有事於文簡公之祠嗚呼敬之至矣

水退謝諸廟

屬者水冒通衢邑人大恐某躬禱祠下中夕水退嗚呼神真無愧於血食矣不腆特帛以答靈貺

諸廟祈晴

嗚呼昔者雨禱而止田倍熟民大喜曾幾日雨不休民
皇皇喜者憂民無辜咎在吏神其忍虧一簣決陰霧舒
陽光民歌舞神樂康

又庵山廟

嗚呼穀自布種下秧以至於秀實其成之艱矣農自于
耜舉趾以至於刈穫其致之勞矣忽雨不止坐妨收藏
嗚呼成之艱致之勞者豈不甚可惜乎天乎神乎忍為
之乎其憫農夫之勤苦悼小民之怨咨耳詹溜如聞啼

號目嘉穀如剖心髓奔走羣望未臻嘉應惟神受百年血食之奉主一方雨暘之權用敢躬謁祠下稽首祈哀神其驅掃陰霧軒露霽華既全歲功亦活民命

又　盖竹廟

嗚呼成一歲之稔難為數日之晴易畀其難者而不畀其易者豈神有愛於民歟抑吏之不肖無以媚神而然歟吏知罪矣雖然雨不止穀不收歲荒民流上帝震怒吏且誅殛則凡血食於此土者其得漠然無情哉闔陰

闢暘披霧出日在俄頃之間耳敢奉薌幣以祈

諸廟謝晴

嗚呼秋冬之交兼旬陰霾坐憂嘉穀化為荒萊惟神之仁惟民孔哀斂雲歸岫杲日昭回埸圃之間歡聲如雷晴未愆期雨不為烖神於吾民真有恩哉迺挹澗泉注此一杯

菴山廟謝晴

嗚呼日在丁亥欵祠乞靈己丑雨止甲午遂晴青天白

日萬里開霽壯者腰鐮老者拾穗神之於民如鼓應桴

酸酒瘠牲神勿吐諸

盖竹廟謝晴

九月庚辰至於乙未淫雨不止歲事幾敗某恐懼齋祓

乞靈於神升車而簷溜止出郭而宇氣清欵廟而午霧

開返舍而暮霞出如是旬浹霽華被野田里相慶塲圃

畢功嗚呼神所以廟食吾邑歴數百年如一日者豈偶

然哉不腆巵酒敬荅靈貺

奉安四君子祠堂

兩太史

嗚呼紹興之初相主和戎孰折其議兩太史公朱遷考亭子為儒宗范世有人喬木清風先賢有言志同傳同合而祠之疇敢不共

兩聘君

嗚呼高皇南渡物色草堂值檜入相引身高翔阜陵勃興聘召艮齋拜疏不已拂衣歸來草堂節全艮齋言立

誰謂華髙庶企而及

文公（戊子春祀）

嗚呼統緒復續義理復全先生之大造也歲月逝邁聞見日甲後學之大耻也某與諸生脩春祀於祠下進瞻德容退攷遺編敢不勉旃

勉齋

某往從勉齋於江淮方有軍旅之事不果北面執經焉歲晚來玆遂成大恨造其居田廬之蕭然讀其書義理

之淵然嗚呼足以信勉齋之道矣春祀有嚴諸生推其

初獻

文簡

嗚呼文簡公朝之名臣里之前輩而某先君子之執友也

諸生來告春祀其拜伏祠下惟謹

文公 戊子秋祀

古之人擇鄉而居擇里而遊東陽今洙泗也某俯仰三

載治無可紀其所以未為田里唾罵者非先生之緒言

遺論有以教詔之乎戊子秋祀於是某將授代矣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勉齋

某既以勉齋侑食文公真陳二公聞而然之學者莫不然之嗚呼百世不可易矣

辭夫子廟

某為宰於兹無以淑艾其士撫柔其民秩滿而去有愧於言偃子賤之流多矣敢告

辭諸廟

某來無異績去無遺愛然三年之内圄空訟少吾民不識水旱神之賜也秩滿當去稽首祠下

土地

某三年依神而居一旦别神而去敢不告乎

仰山 以下並袁州作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人眷顧罔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其剖符入境靈瑣首詣

時方艱虞兵寡民弊𣅿然長慮何以為計惟神洋洋左右上帝永相北方捍菑祓蠱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醴幣

韓文公廟

烏虖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可學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其願師法其萬一焉祗事之初敢告

夫子

仕於州縣皆嘗讀聖人之書者及吏攷其所為有不得罪於聖門者幾何人哉某忝牧此州愚無它長它日倘不得罪於其民斯不得罪於聖門矣敬謁學宮用敢上告

諸廟

某為天子之吏但能輕刑薄斂拊摩天子之民而已至於禦菑捍患使水旱蝗攘不能干犯非神孰尸之乎視事云始稽首祠下

土地

implemented此來旣入州宅且視籀文矣徼福於神祇庶克奠居

祈雨

implemented於兹守土荷神之休四封之内良苗满野涉旬不雨已覺亢乾一稔之望在民甚切常暘之咎在吏甚恐瓣香稽首神其格思油然沛然以相歲月

諸廟再禱

其屬以庚子禱於祠下爰及癸卯天瓢翻瀉一溉之餘旱苗少蘇俄復開霽焦卷如初連朝雨意風吹雲閣咎孰執哉由吏德薄不腆薌幣且謝且祈願續前功神亦有依

仰山謝雨

某丙午躬詣靈瑣甘雨隨應戊申雨猶未止黃埃赤日一變而為冷風清露於乎非神其誰為之謹奉醴幣以謝

行宫并諸廟

某奔走羣望旬浹於兹癸卯之雨一溉而止丙午而後霢霂未已槁者沾濡萎者奮起三日之霖麟筆所喜敬𣱵潤濱布諸祝史

再祈雨

季夏不雨者踰旬幾害早稼神既沛然施惠矣初秋不雨者兼旬將害晚稼神豈恝然忘情乎若守無狀咎以身當斯民何辜願拜神惠興雲致雨俾歲有收

迎濕仰四聖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歎干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平日之敬恭豈不為此日之迫切地哉傾郛而迎避堂而事情益迫切禮益敬恭矣神之威靈佛之慈悲必有以解焚惔而澤焦枯者某屏息以俟

送神

某款靈瑣延飈馭二之日甘霔滂沱起未止申三之日

油雲布護自午達酉雖未周浹起視四野生意葢濯濯矣公守𠙦畀豈敢淹留敬率吏民齋祓餞送夫熱耕凍耘農夫之至勞翻雲覆雨仙聖之餘事願終前惠少慰輿情

再祈雨

昔者之雨尚未沾足俄復開霽風日尤酷豈敬之在人者有勤怠故功之在神者有斷續耶亟拜非諂屢禱非瀆恐敗歲事以為神辱神與天通不疾而速覆手河翻

噓氣雲族縱非三登猶可中熟尚享

辭夫子廟

學者學為忠孝而已某狂瞽妄發孤負明主有媿於忠貪戀榮祿違去慈母有媿於孝聖恩寬大止收郡紱某將歸而內訟焉敢告

韓文公

某與公異世繼為刺史無德於袁以此媿公被罪而行不敢不告

仰山　堵田

某孤身遠宦懼為親憂始至郡有禱焉今蒙朝恩斥歸田里白頭母子獲相保守神之賜也某以罪行不敢徘徊境內瞻顧靈璅慨然感戀謹遣承信郎事務官王壐以不腆俸金薦之祠下

諸廟

某禱雨未獲被罪而去某不以身之去為恨而以郡之旱為憂垂去之吏尚未能忘情於民如此況神千萬載

血食於此哉倘得一雨以救歲事吏雖罪去其甘如飴

謁南海廣利王廟以下並廣東作

某昔者讀祭禮而知海之尊讀韓碑而知神之靈茲以使事舟出祠下辦香卮酒徼福於神維粤之南去天尤遠民生今日凋弊可哀某當推君之澤而致之民神當為民請命於帝庶幾田里之内愁歎小寛嶺海之間菑害不作既矢諸心復質諸神

到任謁諸廟

某竊惟幽明各有其職去貪戢暴使賦役均刑政平部使者之職也捍菑除患使風雨調魚稻熟非神之職乎敬奉香幣以告

聖妃廟

某持節至廣廣人事妃無異於莆盖妃之威靈遠矣某妃邑子也屬時多虞惕然恐懼妃其顯扶默相使某上不辱君命下不貽親憂它日有以見魯衛之士妃之賜也敢告

土地

某將詣按部既抵司存夫遠宦欲其水土相習寓居欲其與神人相安也敢不有告乎

謁學

天子不以我為不肖付以一路耳目之寄昔者聞諸夫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某雖不學敢不朝夕憂懼求其所謂不辱者焉敬謁學宫以告

除漕謁學

戍久而士不飽糴多而民艱食今日上下之通患也上既妙選常平使者專任糴事復使其就補漕臣之乏憂深責重上何以裕國下何以寬民哉昔者聞諸夫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某力之所及不敢不勉

濂溪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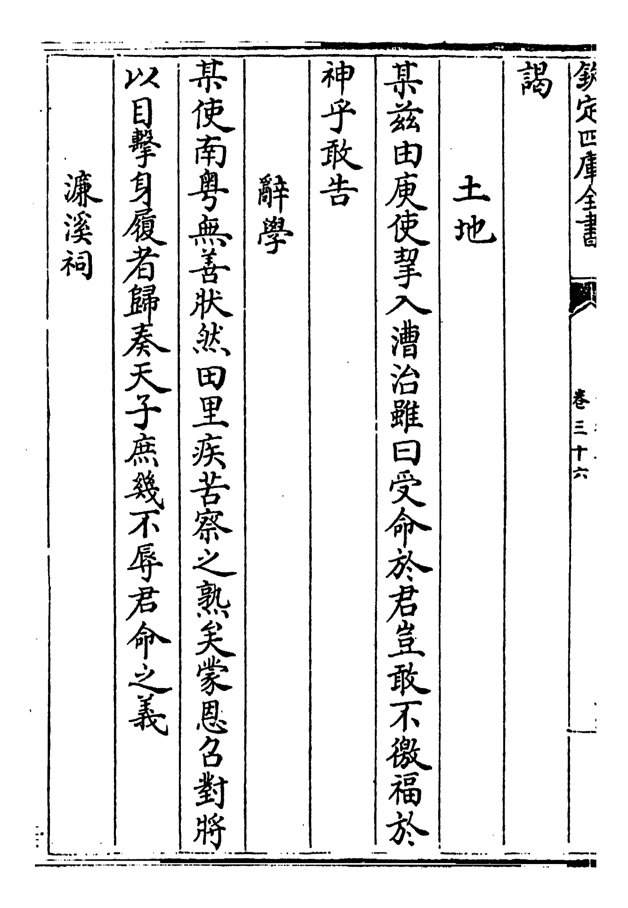
本朝至熙寧間事使多而法稍密矣先生於是時奉使嶺外能使遺民嘗奉之至今此後學之所當師法也詩不云乎誰謂華高企其齊而

南海廟

某春持庾節秋視漕印或者榮之某實懼焉靜觀士風默察時事可憂可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此某之所以齋心祓形徼福於神也

聖妃廟

某由庾及漕見謂驟遷豈上之加惠於遠臣歟抑神之實私於邑子歟方今軍無宿儲民若貴糴脫有敗缺將為神羞神既隮其始必成其終視事之初敬奉瓣香以



謁

土地

某茲由庚使挈入漕治雖曰受命於君豈敢不徼福於

神乎敢告

辭學

某使南粤無善狀然田里疾苦察之熟矣蒙恩召對將

以目擊身履者歸奏天子庶幾不辱君命之義

濂溪祠

某踐先生之官居先生之宇晨出夕入如將見之君命有嚴歸奏使事徘徊祠下猶不忍去

諸廟

某來南兩載迭更庚漕若閩於船皆嘗次攝無勞於國無德於民一筆勾去孰云不宜茲蒙上恩歸奏使事面君省親臣子至願望不及此神實福之謹奉瓣香稽首以辭

土地

某居此期年幸無裁疾得與其挐全璧而返神賜厚矣敢不告行

江東謁學以下並江東作

某於書少所通解而於司空城旦之書則尤未之讀也其何以負荷一道犴獄之寄哉然嘗有聞於經矣曰欽恤曰哀憐云者竊意自咎繇至於蘇公呂侯相傳之心法也某雖不敏請事斯語庶幾不為聖門罪人

諸廟

上不以某為腐生擢領臬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在某不敢不勉若夫使四封之内歲豐而盜息民和而訟少則有非某之所能及者庀事之始敬奉醴幣徼福於神

三賢祠 顔魯公 范文正 王梅溪

惟三公之孤忠大節如日行天有目咸仰至於齟齬於中而不容留落於外而甚安此亦學士大夫之所當法也某仕於是邦瓣香致敬

諸廟祈雨

去歲一旱至今創痍今茲之旱復丁是時垂成之稼何忍敗之孑遺之民何忍餒之神之威靈民所憑依鞭笞雷霆呼吸畢箕化歉為豐特一轉機敬奉醴幣肅拜以祈

社稷神

今茲之旱甚既請於上帝禱於百神惟句龍棄土穀之祖人民之主也風霆致雨之神也敢不有告乎其下膏澤以沃焦卷甚當帥吏民以羞祀事

送鳴山

踰月苦旱祝史詞窮赤日黄埃藴隆蟲蟲涉秋乃雨山澤氣通青秧白水生意芃芃豈曰人為緊神與龍昔迎今餞敢不敬共龍返於湫神歸於宫惟賤有司惓惓願豐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無棄前功

送玉淵龍水

自威靈之下臨帥吏民而嚴奉始風日之炎赫俄雲雷之撼動既旬浹而遂雨果霶霈而頃洞勅仙官而翻瓢

轂野史之抱甕活原隰之槁枯蘇田里之疾痛仰潛蚪之至神念農扈之尤重返雪液於龠淪龠命緇流而諷誦忽瞬息而千里實變化之妙用來無端倪去莫操縱辦香𫌨首盖雖送而未嘗送也

諸廟祈雨

驕陽酷烈多稼焦卷將以質明辦香告虔語方脫口油然沛然機緘之妙不自後先神之於民若蔍若塤火流之月龜坼之田雖獲一溉未保十全繼今雨暘永無伏

慫風伯颱鬼咸退舍焉興雲於山起龍於淵時膏潤之以相豐年垂去之吏不忘拳拳惟爾有神鑒此潔蠲敬告

社稷

某五日京兆耳然不忍以旱遺此民也敬奉蘋幣命祝史有禱於爾神也神其興油雲以相賜爲之仁也起蟠鱗以洩膏澤之屯也非特以接續一溉之功亦所以全活洊饑之人也

諸廟謝雨

朞垂去禱雨人哂其迂神獨顧歆如鼓應枹甘霔達旦一

焦卷者甦膴膴原田令飴昔荼坐使愁歎轉為歌呼神

功昭昭汝忘之乎巵酒不腆神必我孚

社稷

旱而禱國之典也禱而雨神之功也神之愛吏民如此

吏民於報本之禮敢不敬共

辭夫子廟

其以諸生廉一道上不能將明天子之德意下不能消弭吾民之愁歎視聖門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有媿多矣蒙恩錫名敬詣學宮稽首以辭

三賢堂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悴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葢今之時視肅代間既異視慶歷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

諸廟

某茲土司㬰俯仰歲餘民雖貧而粗安田雖瘠亦中熟使某倘不獲罪於田里而去者誠神之賜也謹奉瓣香以告

土地

某遠宦多畏荷神之祐獲與其孥全璧而去不戀三宿浮屠則然未能忘情寧不惓惓

焚黄祝文

寶慶乙酉通奉大夫
先君之没十有三年不肖孤皇皇孤孤行路萬里始忝
朝籍而贈先君三品烏呼所謂顯揚其親者如此可謂
微矣雖然國恩也君命也先君之教也不敢不告
紹定戊子正奉大夫
今上初郊詔加先君一秩明年不肖孤克莊試邑秩滿
始奉綸命歸白松楸夫君恩未易報先訓未易承也敢
不懼哉

紹定辛卯　宣奉大夫

去秋天子有事於明堂加惠溥率無間幽隱克莊雖觸罪奉祠猶得以追榮先君烏虖罔極之恩不可報已往之過不可追方來之善猶可勉也惟忠惟孝可答君父敢奉將命以告

紹定癸巳　銀青

迺者明堙禮成祭澤優渥小大之臣皆得以榮其親於是先君復進兩秩夫官至二品其儀與物亦稍異矣豈

非聖主之隆恩先君之盛德乎克莊等敬奉所謂暈錦綢袋者白之松楸

嘉熙丁酉特進

去秋禋祀先君以三子陞朝進秩二等明年冬克莊免官還里克遜懷詔過家克剛方忝邑寄命下共奉制書白於墓下自官制行而特進為丞相官寵光之萃門戶極其厚矣忠孝以報君父可不勉乎

嘉熙己亥少保

亞保古之三孤今之一品仕而致身於此者幾何人哉沒而紫官至此者又幾何人哉惟朝廷之優恩與門户之積慶敬奉綸言白之松楸

淳祐癸卯　少師

國家於祭澤無所靳於贈典有所止師臣極品不可以復加矣然音容之隔一世矣窜上之木參天矣諸孫或仕或止燎黃者七始拜今命寵光之隆異歲月之久長雖榮也亦所以為懼也惟忠惟孝盍各勉旃

淳祐己酉 齊國

去秋禋霈吾母自魏封齊綸言及門已不及見嗚呼若子若孫謂迎錦誥拜於膝下安知乃奉容韋燎於原頭耶逝者有知必歆君命嗚呼痛哉

端平乙未 安人

日者國有慶典内外命婦序進有差而君早夭獨不見及兹以祭澤始需再命夫死生契濶人世之至痛也存沒哀榮朝廷之異恩也日吉時良燎黄於阡君其歆共

以答休寵

淳祐癸卯　宜人

屬者禋祀上有異恩加惠羣臣及其妻息强甫忝初補宜人加三命於是西樓窀木已拱嗚呼白日長夜之訣余固已沈恨於一生矣昭天漏泉之澤君得無少慰於九原哉

淳祐己酉　恭人

頃侍旃廈禮記徹章叨奉綸言進秩元士雖不旋踵去

國然祭澤之行無間中外明甫登膴仕恭人加封爵嗚呼父子夫婦蒙被國恩如此將何以爲報哉敢告

後村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三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蔣如燕

後村集卷三十七　　宋　劉克莊　撰

墓誌銘

趙仲白墓誌銘

仲白諱庚夫宗室頴川郡王之後曾大夫某知鄂州大父某父某始為閩人仲白少玉立風度如仙書一覽默記盡卷不脫一字為文章神速兩試禮部不中第用取應補官久之不調鐵漕辟嘉興府海鹽縣酒務府公王

舍人介檄權青龍鎮勢家或為大商地匿稅鉅萬仲白捕治之急勢家誣訴於外臺下吏鍛錬成其罪坐停官王舍人抗論力爭於朝不報仲白既廢杜門苦學貫穿百氏特邃於老易喜緯書坐一榻下籌布著不已以為世道隆替人事成敗皆繫乎數從方氏受水丹心獨神其術談禪尤高朋友莫能詰難其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叢藁如山和平冲淡之語可咀而味憤懣悲壯之詞可愕而怒流離顛沛之作可怨而泣也會中朝有知

仲白前事冤者得復元官於是淮蜀交辟而仲白死矣仲白性不妄交與潘檉趙師秀論詩曾極論參同契輒暗合遇貴公張譏廣座命題衆賓方頻呻營度仲白已飛筆揣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未嘗蘄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寖少嚴而忌之者衆矣仲白家貧不屑治生烏帽唐衣自號山中翁所居隙地纔丈許而花竹水石之翫皆備古梅一株終日吟嘯其下其歸自海鹽也新脫酷吏手行李蕩失妻子奔踣藍縷猶以兩夫舁

一鶴自隨晚客京城聞鶴死惋惜不食賦詩甚哀其情致風味如此嗚呼斯人不可復見矣予觀昔之文人若相如李白世稱薄命然所為文親蒙天子賞識給札捧硯之事極一時之榮焉近世林逋魏野皆以匹夫名字流入禁中數下詔書徵聘仲白才追昔人會開熈嘉定間天下多事三邊用武君相所急多才健功名之士而山林特起之禮其廢已久由是仲白阨窮終身其文不達於天子徒為間人退士衲僧羽客誦詠歎息之具而

己仲白卒於嘉定己卯二月壬戌年四十七十一月庚申葬於城西七里甘露山配顧氏國子博士杞女有高才與仲白如賓友男時顧女二人時顧哭謂予子幸銘吾先人念昔與仲白遊二十年嘗約歲晚入山讀書仲白棄予而夭行而無所詣也疑而無所訂也瑕而莫予攻也怠而莫予鞭也嗚呼悲夫仲白既明數前知死日訪其友寺丞方公信孺求棺及死方公捐美櫝殮之仲白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所著有周易老子注山中容

語青裳集予早知仲白顧今學退才盡銘其墓有愧色至於拊其家教其孤行其文字於世方公責也銘曰萬山四圍君藏於斯所埋者骨不埋者詩後千百年陵谷或夷讀君集者必封崇之

林沅州墓誌銘

公諱㢟字仲成其先固始人八世祖著作平遷福清曾祖諱伯材三舉進士不第祖諱格特奏名為建州司理參軍贈通議大夫父諱遹元符進士第四人事高宗皇

帝再為中書舍人終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母碩人范氏贈齊國夫人所生母劉氏贈恭人公以父遺恩授承務郎監紹興府稅渾浦縣丞親年髙求監南嶽廟歷福建路提舉司幹辦公事待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闕丁劉恭人憂知潮陽縣除提領户部犒賞所知沅州秩滿乞閒主管雲臺觀改冲佑觀積階至奉直大夫爵開國男慶元丙辰八月十日卒年六十九葬縣境大湖山之原累贈正奉大夫公早失父母兄刻苦自勵事所

生母盡孝撫教孤姪恩誼至篤為小官數守職爭是非不肯屈理以狗勢潮陽時有旨造戰艦州不出一錢符縣白科公為書條其不便守怒訶責愈峻公藏州符不行東擔欲去會詔寢其事潮州常賦外有身丁船頭鹽錢民困苦取公以樽節贏財代百姓兩年丁鹽之輸酒所時長官欲以利獻公奮然曰諸庫方告匱乃以酒本錢為羨餘是不為明日計乎遂不果獻嘗議欲以諸庫分隸諸郡而罷提領一司後因陛對復言之沅逼蠻猺

公之治以恩信為主而守備亦不廢民吏晏然諸臺上其治行公力求祠歸不復出矣公清謹嚴恪外和內剛居家莅官皆可師法人莫敢干以私終其身未嘗有求於人自中年即倦仕進及三子中第喜曰可以遂吾志矣蓋食雲臺冲佑之祿凡八年故人有氣力者欲相推引竟莫能致病革猶整襟危坐語家人曰吾平生無它恨獨挂冠不蚤爾其止足無羨堅凝有守亦得之天性非强勉然也配宜人卓氏孝慈勤儉閨闈肅和誨子尤

嚴先公三年卒贈碩人子男四人璟終從事郎知靖安縣瓌令為朝奉郎主管鴻禧觀瑑朝奉大夫主管崇禧觀同登甲辰第琮終通直郎知海豐縣女三人長適朝奉郎通判臨江君鄭元清次適進士陳自立次適宣教郎知光澤縣潘梅孫男九人公慶文林郎新監鎮江府大軍倉門公永公奕迪功郎將樂縣主簿公遇公衮公選公益公凱公泰孫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劉克莊次適進士鄭元善曽孫男女十三人初中書公為南渡名臣

登侍從帥方面貴顯矣及卒田廬蕭然幾不足自存公以孤童奮發門戶債而復起衣冠日盛遂為大族然恬靖廉約之風累世不變所居縣之石塘言家法者皆宗石塘林氏云公歿二十有八年嘉定癸未克莊始誌其墓而為銘曰仕以蚤退為賢家以僅足為豐以此詒後以此治功庶幾於疏仲翁邴曼容之風乎大湖之阡譔萬松兮夫過之必有作容丘叓谷堙斯銘無窮

叔母方宜人圹誌代作

先母宜人方氏都官五世孫嫁時先君故貧曽祖母祖母尚亡恙伯叔父姑妯娌皆聚廬合爨先君素重氣義仕所得禄賜奉親贍族外不私一黍雖器服急用有以空乏告者輒推予之先母未嘗少屑意更自課麻枲箱筥之事敝飾薄味見者不識為士大夫妻也既嫠居益勤生聓家晝作夜息寒暑無休時僮汲娉紡左右無惰人伏臘祠祭慶弔昏娶中外無廢禮蓋先君之緒業賴以存其孤依以生諸孫大者丱小者抱人謂先母憂勞

瘥瘁極矣而康愉壽祉之報未艾也嘉定元年三月壬辰以疾終於寢年六十嗚呼天於厚薄修短之理何如耶將其孤不肖天固奪之亟耶明年三月甲申合祔於先君石室墓原因泣血書歲月於坎

林程鄉墓誌銘

縣九牧而下世居澄渚至尚書公從齊谿嗚呼林氏之望於莆久矣君諱沅字伯東贈正議大夫諱良翰之曾孫吏部尚書諱大鼐之孫朝請郎知賓州諱寶僉之子

以賓州遺恩入仕歴廉之法掾廣之監倉用薦者循從事郎綱賞循儒林郎知梅州程鄉縣嘉定壐赦循承直郎卒年五十八君少嗜學與君同硯席者多擢第君獨不偶為人坦夷外若無異同而内自重不茍合初筮丁毋莊夫人憂廉守使謂曰掾吏旬日書第二考吾為掾周旋印歴可乎君泣曰懐欺不忠匿喪不孝敢辭焉鹽倉膏腴聞天下仕者貧往富歸以為常君取俸外錢别儲之比去以輸公帑外臺驚曰廉吏也交薦之治程鄉

尤有聲蠲役錢八千緡石壁寨奸民葉八聚衆販鹽剽掠先時提刑捕逐不能得君設重賞禽送經畧府梟首者三人境内清矣浮橋壞公輟俸營之占者曰九良星在焉不可君笑曰有是哉竟其役遂屬疾不起柩歸邑人哭送烏虖占者之言然耶君偶自死耶昔邾子卜遷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茍利於民孤之利也遷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君亦以民為重身為輕而不惑於吉凶禍福之説使遇聖賢必録之矣君前配

趙氏南恩守師讜之女繼謝氏肇慶府教授時之女一男慶老前龔來乞銘余祖母令人君之姑也當尚書盛時齊谿園池甲一郡今朱門喬木儼然無恙而耆舊凋落盡矣不特興替榮悴之可悲也銘曰癸未十月君卒明年十月君窆之辛酉維日甲庚維山瀨谿之原賔州之阡葬書曰然其繼必蕃

方武成墓誌銘

嘉定壬午冬莆田實謨方公卒配葉母林不幸繼卒明

年君自官下來奔喪盛暑營三窆距家可三十里余一日裹飯往勞役夫見君苦痁痡呻吟原頭余曰君羸瘠已甚即暍死奈泉下何君猶自力封壙而返疾遂不瘳以八月朔卒君名左鉞字武成開敏有胆智丱角拔廣東漕解實謨公使淮東兵驟起君窄衣習刀槊善馳射益熟塞地事談兵實謨公既廢不用益自放山水間搜奇抉幽匹馬如飛君策蹇驢隨其後以登臨嘯詠為樂短褐高帽風格散朗見者皆曰真方孚若子也璽赦君

伯父守梧持其表入賀補官授德慶府司法參軍歿時年二十五娶尚書易公祓女一子肖鸞余游君父子間久尚未知君能詩及瀑上精舍成稍從余論質余未嘗深剖君亦不詳扣也既而怒長哭起語出奇崛如海鶻天驤一奮千里朋游皆披靡退舍矣葉公適嘗曰此郎句法天成殆鬼神送與耶趙公汝談亦云武成詩如數十年用功者其見重如此初實謨公有勞於國暫斥且復用君尤傲儻疎雋平居厭綺麗而嗜藍縷棄安逸而

習粗濫固異於矜襦子弟矣而天并奪之上而國失才臣也下而家喪鉅子也哀哉甲申六月壬申易氏祔葬君於安田洋祖母林夫人之墓曾祖憲陽江令祖崧卿京西轉運父信孺寶謨公也銘曰吾聞奇偉之士常在世間太白曼卿不死而仙信斯言也峭壁之上懸瀑之下安知吾武成者不追雲逐月來往而盤桓耶不然若斯人者豈其奄奄而遂盡於九泉耶悲夫

閤皁山道士楊固卿墓誌銘

固卿楊氏名介如豐城縣梅仙鄉人父名廣母徐氏幼入閤皁山為道士寶慶元年卒年六十八葬南園之麓固卿學通倫類道書外禪宗方伎之説皆探骨髓聽者竦動閑禧間薄游邊畫策不售歸山不復出拾墮薪煮三脚鐵鐺或遺衣屨皆不受嘗主清江相堂觀一日諸文士集觀中倡酬視固卿一黄冠師蓬鬓垢衣寘之坐隅甚易之句至固卿朗吟曰酒量春呑海詩肩夜聳山坐皆駭伏有詩百餘號隱居集固卿無徒嗣弟伯椿姪

至質同學道山中至質厚余請銘其藏余觀固鄉介潔高遠凍餓自守樂而不改殆黔婁原憲之倫惜其異學殊說詭世絶物僅與彌明同傳而已銘曰窮不求吟不憂歸兹丘

卓推官墓誌銘

初艾軒林公有重名學子雲集門下高弟甚衆君居其間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十五拔鄉解於斯時也君志氣畧如孫策下江東時然南宫纍戰不利及奉紹熈癸

丑廷對四十餘矣盖流落州縣又四十年年八十四以紹定己丑二月某日卒烏乎命也夫命也夫君卓氏諱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徙閩居於莆曾祖某祖某父某從政郎妣太安人鄭氏君文高而氣直据經是古以此屢擯塲屋居官廉靖自守無老人日莫途遠之態爲龍溪縣主簿歲旱疫君施藥多所全活太守傅公伯成憫雨鬚髮爲白檄君禱靈著廟返命雨至父老詣郡謝傅公曰此主簿雨也爲永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太守欲

畀京削君曰吾素無榮望故心平而氣和一開其端方寸擾擾自此始矣辭焉爲增城縣丞常可否邑事長官賴以寡過踰四考不得代經畧使辟新會令君曰吾老矣落南忘返它日何以見魯衛之士復辭焉用省罷法去爲建寧軍節度推官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食下流客米至是府禁米舟出城公爭曰四邑獨非建民乎太守史公彌堅不以爲忤益重之然君倦遊歸矣歲晚里居食嶽祠之祿貧無甔石客至必命酒歌聲

出金石遇空無時留客清談乃去中更祝融回祿之厄圖史器服皆盡人疑君不堪君亦不改其度夫人黄氏賢而好施先君二十年卒嘉定甲申君以夫人祔於興教里芹山先塋右為壽壙四子用光次用諱早世次用禼後叔父允次用龍一女適趙時倘用光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舉君之柩合葬使來謁銘昔子貢問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君自重寡合而崇禧陳侯宓閩清鄭令君𤈦皆稱君不容口陳鄭一鄉善

士也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君初筮爲傅公所知傅公後貴顯終身敬君不衰傅公一代端人也烏虖君可以銘矣抑余有感焉世常謂才與名相須位與年不相待君有賈生終童之才而少不策名有公孫丞相貢大夫之年而晚不得位然則君自處雖無恨尚論人物者不能不爲君恨也銘曰吁嗟君少崛奇旣期頤不惰衰㢘自持吟自怡吁嗟天理難推策見焚藁無遺令不銘後孰知

臞庵敖先生墓誌銘

敖先生諱陶孫字器之福州福清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贈承事郎母陳氏孺人少貧以學自奮嘗遊於潮潮人爭執弟子禮淳熙庚子鄉薦第一律賦傳海内為式下第客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率虛講席競迎致己而入太學中慶元己未第主通州海門縣簿教授漳州辟酒所幹官改廣東轉運司主管文字用薦者改秩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上登

極轉奉議郎賜緋魚袋管華州西嶽廟臺疏鐫一秩實慶三年十一月丁亥卒年七十四先生内負摩雲衝斗之氣而外自蟠屈寢趨平夷然長身龎眉軒昂驚俗與人交際機疎語簡知者以為質不知者以為亢惟漳牧趙公汝讜沓帥楊公長孺尤愛敬趙詩律高無對壘者獨先生與倡詶楊性峻或面傌僚吏見先生必改容始不樂往温陵州檄迫之行竟謁告去常平使者雅聞先生名行部至州怪先生已歸因上言叙其可予祠矣

先生起寒苦涉憂患明練世務歷官多可書而談者但目以名儒自有載籍以來悉記覽亂籤叢帙披研鈔纂奇字奥義穿抉呈露凡文皆有氣骨可行世傳遠而天下獨誦其詩朱文公在經筵以耆艾難立講除外祠先生送篇有曰當年靈壽杖止合扶孔光趙丞相謫死先生為甲寅行以哀之語不涉權臣也或為律詩托先生以行京尹承望風旨急逮捕先生微服變姓名去當是時也先生少壯忠憤號鳴於都邑衆大之區幾不免矣

卒幸免既退既老佔畢於寂寞無人之濱金壁易求先生之隻字半句難致然先生詩名益重托先生以行者益衆而江湖集出焉會有詔毀集先生卒不免嗚呼前世以言語得罪者多矣種豆觀桃往哲深戒至本朝列聖好文憐才騷人雅士往往以文墨受知簡齋放翁詩嘗驗矣先生之詩主乎忠孝不主乎刺譏送朱哀趙之作發於情性義理之正顧藏槀不輕出真詩未為先生之福而贗詩每為先生之禍嗚呼悲夫先生奉親孝拊

弟有恩義娶崑山沈氏夫婦相莊如賓室無妾媵躬執炊爨其清苦如此晚稍有俸錢即故山築屋一區買田百畝有詩文若干篇未詮次沈夫人先三年卒祔東皐先塋子農師以紹定二年四月庚申奉先生合葬書來速銘先生蚤游學四方所交類當世聞人白首還鄉輩行將盡名理幾熄深居罕出客至從户内揺手謝絶之新學晚生少覿其面至疑先生眉宇有異獨喜與太學博士李君韶監南嶽林君公遇還往若余者亦先生所

素厚者也銘曰議郎之秩華山之廟既啚於少復奪之

耄卓哉臞翁疇昔自號揭之碑顔以配貞曜

方子默墓誌銘

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士以禮義亷耻為四維命題

莆田方君子默奏賦第一自京師達嶺海操筆之士髫

髦之童莫不誦習摹擬望君如天人聲律遂擅天下癸

酒司業每以得君為榮然禮部亦以失君為媿嘉定戊

辰始用庚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第二等辟楚州鹽城

尉泰州海安鎮所至上官皆驚曰平生聞方子默尚在州縣乎爭薦之僉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簿復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貟塲屋盛名白首筮仕勤民憂職不以雅士勝流自居鹽城兵饑制置使下令賑濟州議半糶君乞全濟以檄行淮陰寶應二縣初置局縣市君曰縣户三萬市四十爾析局為七遐僻霑惠為冢十餘區以瘞暴骸在全真公德秀為守李君方子為僚泉人賢真公又賢二幕君常言滅門刺史

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擊節其賓主間議論風旨如此在洪秋價偶平酒吏獻策令秋輸以秫代苗君曰秫貴秔賤常也今俾榷輸後為永例矣滕公强恕矍然罷之先是官令城中鹽肆各出鏹易楮鹽儈魏彬請括責南昌新建口岸三十處鹽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異城市小販非鉅賈鏹將安出卒罷括責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縣既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少為君恨焉君

號一世宿儒而兢畏挹損特甚於他人與童子言必誠
必敬性清儉敝裘故褐終身不易至居官則秋毫不苟
取將去海安舉例券九千緡歸之有司鹽使吴囦歎伏
晚節倦遊兩奉叢祠積階朝散郎賜緋魚袋年七十二
紹定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於家君諱阜鳴曾祖
伯通擢進士第為兵曹參軍祖子保獻書釋褐終漳浦
尉父秉白贈散大夫所謂草堂先生者也草堂當阜陵
時外臺以孝廉薦傳家惟書數廚君既仕彙俸金買祀

田事兄如父拊姪如子旬浹一會族黨勺羹杯飯常剖
而食娶田安人先六年卒墓於城西龜紋峯之陽子棫
太學生次貞孫次淮孫將以明年十月某日奉柩合葬
棫哭求銘余先君子與君同研席君於衆兒中顧余獨
異余為建陽令廢學久矣君自江右歸方留錢十萬市
坊書嗚呼余壯而惰君老而勤可媿也夫然受教四十
餘年情誼素篤記江東之先友傳襄陽之耆舊固後死
者之責不容辭也銘曰謂才學不足以發身兮或英

妙而奮飛謂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華皓而栖遲七秩非天兮外郎非卑其學山海兮所試髮絲嗚呼後人兮徵此埋辭

孺人鄭氏墓誌銘

故海陽陳令君諱坦之配孺人鄭氏以紹定元年二月六日卒五十一歲明年三月丁酉合葬於令君之墓子男二人珽修職郎新吉州太和縣主簿琯將仕郎孫男一人渥將仕郎女五人長適文林郎潮州録事叅軍趙

汝腴次適修職郎新監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梁均餘在室孺人諱懿柔少習經傳至釋老諸書皆口誦心記多識故家事以元樞之女嬪相國之孫門盛族大而能盡敬極孝尊於已者嚴之卑於已者慈之內外無間言有婦道焉令君歿孺人作冢舍靈巖山之東閉門自誓閨閫肅然有妻道焉課男以絃誦訓女以箴史其持家以儉為主然伏臘冠婚率禮無違有母道焉珽泣謂余子辱與吾先人游今吾母將葬盍銘乎余惟孺人

席華腴之勢而無驕侈之累履變故之地而有潔白之操余敬述其大槩於誌若夫兩家爵里世系在史氏不復著也銘曰孺人母汪端明之女率我家法作彼婦矩

韶州翁源縣令從政王君墓誌銘

余友王必成字宗可俊人也有場屋聲六上春官不中第終於寧德令其弟自成字志可吉人也未幾復終於翁源令里巷嗟惜翁源君將塟孤時來乞銘余曰銘必

有据也子之先人官薄而事軼惡乎銘時袖書一卷載
君世出言行無毫粟漏失余覽之愀然曰是可銘矣按
君之先自泉徙莆曾祖某祖某贈朝議大夫父某朝議大
夫知常德府君以父任為緻州黟尉比去邑無盜為南
劔理掾俗狠刑繁君至剖讞無滯再考獄空州人以為
異事治翁源先教化患邑少儒捐俸葺學以倡勵之立
墟市行保甲通商弭盜瘴俗甦息不幸半載病卒秩止
從政郎年五十三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日也後八年

紹定二年十月二日葬於塘基井山之原前夫人方氏先祔祖塋與君同山異壠今夫人林氏三子嘉早卒次時次𥞊𥞊爲叔父後三女長適戴守中次適蔡若公次未行君朴茂寡言笑居官尤不喜游飲僚友皆曰王君在座殊令人不樂尉有獲盜上州者君鞫其獄尉訖郡僚㥘黄金爲餉君大驚謝絶之尉懟曰理掾卻吾金敗吾賞矣獄上尉論賞如格初徽守趙卿希遠劔守朱公端常嘗以大小狀薦君君自不汲汲故莫有繼薦者或爲

移書求職司君寘架上書生虀辛不取觀時所記君遺事類如此又曰吾父平生無宅廉退二字而已夫不受金不覓舉仕之常事非卓行也揭常事為卓行烏虖世變為之也若君之所自守豈非澆薄之祥瑞叔季之康退歟然而榮途華軌夢想絕企先疇舊廬尺寸不增老選調位不足達志殁嶺表祿不足返喪烏虖廉退為之也銘曰吾嘗游君兄弟之間長君彬彬少君譙譙然寧得無一名之遂翁源有終身之淹嗟夫畀不肖者常

豈予善人者常庸莫致詰於茫昧庶有光於幽潛

亡室墓誌銘

福清林氏自南渡百年號禮法家君曾祖遹龍圖閣直學士祖珽知沅州父瑑今爲朝請大夫直秘閣爲余妻十九年余宦不遂江湖嶺海行路萬里君不以遠近不必俱嘗覆舟萬灘十口從死獲生告身槖裝漂失且盡余方窘撓君夷然如平時又嘗泛灘江柁折舟漩危在瞬息君亦無怖容余平居之日多君節縮營薪水未嘗

歎不足即有祿米君奉養服用一不改舊盖其飫至惜一錢然於孤遺則抽簪脫珥無所吝其仁至不呵叱奴婢然家務劇易粗細不戒而集余歷官行己退休之念常勇於進爲淡泊之味每醲於酣暢者君佐之也余調建陽令君已胃弱惡食抵官且愈矣復感風痺神色逾好不類病人余垂滿君苦脾洩餌歲丹黃芽百粒不止既亟父老鄉炬環亟縣門膜拜所謂佛者爲君祈安既逝邑人相弔如喪親戚既訃鄉之賢士大夫皆唁余曰

孝敬慈順可為内則者今亡矣君諱節封孺人生於庚戌十一月十七日殁於戊子七月初六年三十九明年小祥之翌日壬申葬於壽溪西劉之源男曰昌既冠曰昪女曰靖曰蘩昪與二女皆夭庶生一男一女尚幼初祕閣公與黄宜人夫婦賢聞一時君清約似父淑媛肖母歸子之年黄宜人卒又三年舅侍郎卒執喪毁瘠泣慕終身事姑太碩人恭謹處妯娌柔順待族戚有恩義故自返柩至封坎六親之哭者皆哀而祕閣公與吾母

之悲憤傷痛過時而未平焉君有至性忠孝大指皆暗與吾徒合往年北兵大入余當從主帥督戰君適患懸癰呻吟聒鄰壁余猶豫未發君曰婦病小撓兵敗大恥若之何以小妨大也余愧其言即日渡江臨絕尚惓惓姑父又以昌屬余不忍訣余曰繄余身拊而子不使君有遺恨也君頷之而瞑及是為雙壙復為冢舍以讀書休息而今而後可以終身俟命矣乃納石藏中而銘曰

黔婁於陵仲子之妻遠矣世之婦人鮮不以富貴利達

望夫子也君則異是以廉退為耆好以義命為限止也然彼健而此瘵彼壽而此夭者則又何理也嗟嗟如君行路之所哀況恩誼與倫紀也夫既無獲於彼則宜有傳於此也嗚呼悲夫

後村集卷三十七

後村集卷三十八

宋 劉克莊 撰

墓誌銘

已陵通守方君墓誌銘

方氏皆本長官為莆鉅宗長官六子祕書少監仁岳者其後尤顯至六世至君之曾祖監左承議郎提舉廣東學事祖庭實左朝散郎宗世少卿兩世俱贈太中大夫父盛朝奉大夫知南恩州贈中大夫君以父任為藤州

鐸津尉再調宜山丞會族兄寶謨公信孺使敵軍前議
和請君輔行遂以樞密督視行府準備差遣為使屬敵
許寶謨公見堂上餘班堂下君若爭敵不能奪伴話者
犯寧考嫌名君愠見責之又欲以佩刀易君劔君曰
吾以所乘駒易子之馬可乎敵曰官馬不可易君亦曰
官劔也時君年二十六往返者再循三資為惠州判官
循州長樂令縣與汀贑潮海接壤岡阜深阻姦宄伏藏
君弛鹽禁而盜清釁舍庫隘絃誦稀少君作新學而士

勸改秩知玉山縣先是長官多以不治譴去君至邑大治邊事起市軍需造戎器江東西騷動君才髙上無乏興下不知擾餘力新玉虹橋臺郡以治狀聞通判雷州丁母太令人鄭氏憂服闋主管仙都觀通判岳州民間有巨訟州縣有難事大官必曰非方通判不可郡並洞庭丁亥夏潦民皆筏居君適慮囚傍郡所過行視水灾擅發常平米賑贍常平使者董與幾聞而賢之與提刑交薦權州事前守童壎拘抽客木未用也總領檄取之

君曰木屬州不屬總領與半可矣因言州頃被火未復舊觀盍留其半以葺州乎總領怒誣奏君為興土木為游觀君去不以罪岳人追送彩旗蔽路於是四川辟萬州廣州辟潯州皆不報嗚呼善事上官柔也不畏强禦剛也挾貴征利勢也守職抗論理也國家於士大夫欲其剛不欲其柔欲其徇理不欲其徇勢而君之所遭如此盖剛不勝柔理詘於勢其來久矣悲夫君仕宦三十年常借僧屋以居歸自巴陵始葺舊廬疾起脾胃以紹

定二年四月二日卒於寢官至朝散郎年四十九配林氏封安人五子長鈉次鐄先卒次鏋次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文斌里北山吳坑之源君玉立美髯風度蕭散琴書猨鶴不離左右心悟筆法大字勁拔得瘞鶴之意小楷遒媚有黄庭之韻詩律尤髙以後山為師故家之美子吾黨之快士也然為人精鍊不以清談自放早孤苦貧其歷官成家皆辛苦自致不緣他人使天假年豈不為材公卿悲夫君諱世京字可大自號可菴銘之曰

宗卿仗節過故宮手扳陵柏號悲風還奏有淚濺衮龍
絡興開禧時不同祖主復仇孫和戎憤平恥歇者舊空
反復前事思遺忠

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墓誌

銘

公諱瑑字景良福州福清縣人將佐監簿贈通議大夫
格之曾孫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適之孫知沅州贈金
紫光禄大夫埏之子少入太學淳熙十一年與兄璟瓌

同擢進士第公唱名第四教授鄂州始增學廩往時丐州家豬羊稅錢助養士公卻不取秩滿差幹辦江西路轉運司公事丁毋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西路提刑司公事丁金紫公憂服闋幹辦兩浙路轉運司公事沈運使作賓名能吏事一委公沈公畫諾而已幾輔之訟多撓於勢公介峭自立門絕私禱有旨與掌故執政欲攙授公謝不願既歸四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它人開禧末始除吏部架閣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

王宮大小教授輪對言臣待罪班行更化前後督所目
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建法施令有以異前日乎廟堂
除授未公宮掖請謁不肅孤士沉下僚窮民茹怨氣陛
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更化而實不更化始欲善治
而終不可善治別疏言戰鬬流移飢疫盜賊之餘民生
可哀内帑積而不散掖庭用而不會戚里無勛勞而繼
富貂璫藉營繕而乾没盍討論裁撙以裕民乎又言今
天下之財盡歸贓吏破數十贓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

民矣改國子博士求去出知興化軍前守坐楮價罷奸民動以減落訐善良持官吏公出令曰詔書不云乎予者受者俱坐之應交易已受錢而訐者罪如詔書未受錢者未為行用止罪訐者民不復訐監司按産高下配民藏楮公曰民未户曉請為期屢寛之撞㸃官至公又使吏摘語民得為備比去無一人犯令郡多佛寺鬻寺取財名曰實封逐僧没穀名曰拘椿公悉罷之郡計反羨蠲三縣夏税寺院五之一第一第二等户三之一第

三至第五等户半蠲之一錢至六十錢户全蠲之以樽節錢代輸其治以惠利惻怛為主待吏民至誠無鈎距然情偽皆得未嘗拒人絶物然非意相干者見公風度往往忘言而去自有郡以來獨公遺愛久而見思知全州治全如莆未兩月擢廣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引疾辭不拜全人惜奪公有峒徭數輩黨老矣相率造廷願公毋去改知袁州疾愈袁人將來輅力請祠兩任成都府玉局觀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今上訪落名

赴行在再辭再不允公拜疏不已曰臣進無所補退非為高以病卧家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奪除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宫訓詞云飭身謹行為郡廉平者朕眷眷如此貪刻躁競之習亦可少媿矣明道祠滿有詔因任視勇退如榮進保閒冷如權位舊廬畧繕葺小圃麄種藝玩花木之芳潔不酬賞也愛風月之高爽不嘲弄也體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露坐悠然忘歸每言吾一生無求最樂又言人不可有勢不可有名不喜為

要官曰勢之所在不顧交聞人曰名之所在舊患足瘍時作時愈紹定二年春疾作涉秋不愈食寖少氣寖微猶自力無惰容對子孫無媮語整襟拱手以致於逝九月晦日也年七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弱冠擢高科留滯二紀纔為掌故學官中年去國白首辭召立身本末世莫瑕疵平日論著晚悉焚藁惟有通鑑記纂其間精識多先賢所未及楊震四知之論自漢謂之名言公曰震舉茂才而得懐金之人是不知人也此言之至於

我是不能使人知已也嗚呼公賢於震遠矣名理之外宅無嗜好奉己雖啬親故待公而食者若干人傾𥠖賑歉買田贍宗無柄而及物不富而好施人以為難性友愛與容州使君少同登老同退秀眉黄髮時謪以方二疏遺言無一事可恨恐戚吾兄耳配宜人黄氏温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隨母聶夫人依簡肅林公簡肅愛之如子既嫁公嚴之如賓為人有識量達義趣淡食素飾相安隱約先公二十年卒葬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

公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覲同合新
自宜人没二子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肆偶有會
意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内公遇始調寧化尉
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孝謹恬退家法然也一女適承
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不幸克莊悼亡公始
衰病悲夫二子以十二月八日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
宜為銘公制行冲約有黄憲陳寔之高論諫明辯有賈
誼陸贄之通治民豈弟有陽城元結之恩可以厚風俗

尊朝廷而浮沈閭巷績業不究惜哉自古及今士之卷懷退處者多矣主莫我知也時莫我用也若夫既知之矣將用之矣乃獨行其志長往不返豈非大易所謂遯而無悶孔子所謂樂而不改者歟是不待銘而傳者也雖然不可不銘也乃銘曰余欲揚公之善公不近名揭公之清公畏人知後無良史公記銘詩苟有名筆卓行循吏非公其誰於乎後人勿毁茲碑

姚元泰墓誌銘

君姚氏所居江上介興福之間籍占二郡始名正夫拔莆田解開禧甲子易名元泰福州首薦考官真公德秀也天下皆誦君賦尤工策論落筆千字辨麗倏達累上春官不第今上登極君當拜官不就卒年五十五紹定庚寅正月乙酉與配黃氏合葬新興壠二子悦早世榮一女適李某嗚呼先行後藝古也行藝兼取漢也遺行取藝唐也壞取士之法自唐始然當其時主司得求士陸贄權德輿是也先達得薦士陸傪韓愈是也士得自

薦行卷是也論定於平素而一日之工拙不與焉至本朝文法益密主司不敢求先達不敢薦士不敢自薦糊名焉置棘焉歐公欲紬劉輝而得劉輝蘇公欲取李廌而失李廌二公皆文擅當世眼高四海而抑揚去取之際如此然則君之屢擯於春官無怪也君博通經子疏義音訓皆暗誦入試用某事某事出閱無一字差者銘曰昔孟氏有天爵人爵之論嗟君平生所欠一第若其天爵豈不素貴勉哉後人嗣訓勿墜

顧安人墓誌銘

安人顧氏承奉郎致仕林公美中之配承議郎清湘通守百嘉特奏名百揆之母年八十七紹定二年十二月既望病卒於是承奉公没且三十年明年十一月既望合葬烏石山孫男五人女一人適方雷發曾孫男女各一人始安人歸林氏夫貧子幼賓敬誨育情誼兩篤承奉公厚德稱鄉閭二子儒學奮科第安人力也未嘗觀書而是是非非皆中於理通守成童時誦通鑑安人聞

秦皇漢祖事以為仁暴不同興亡亦異中年稍喜佛學
然不泥像教自治心性而已通守為永春宰有惠政則
曰老人之教邑人亦曰壽母之賜相率禮所謂浮屠者
屢矣嘗言一日中須行一二方便事以此自勵亦以勵
人見里中好善者為惡者必曰若有天道豈無罪福通
守仕益久家益薄詣其居井臼蕭然升其堂稱觴歡然
勤孟母之機截陶親之髮若千金之槖焉負季路之米
烹茅容之雞若三牲之養焉其慈孝如此前葵通守命

克莊曰銘以幸子謹致安人之先自固始徙莆祖時亨清海軍觀察推官父師顔母林本路茶使其之孫也銘曰一簞半菽共安臞儒之貧萬鍾五鼎不待令子之貴可悲也夫可悲也夫

林龍溪墓誌銘

君林氏名及之字時可以孝謹自操持若嚴父哲師之臨其傍也以禮度自檢責若法家拂士之議其後也發言主於謙厚若恐其有忤觸也制行歸於平實若恐其

涉矯亢也為人自幼至老大槩如此人知君粹然佳子弟而已然貌訥而心敏表和而裏剛盖人有所未知者尉增城豪吏湛渭挾巨貲倚長官占營房廣私舍君白臺閫毀屋返侵椽湖州戚畹與濮秀二邸在焉先時諸貴月遺庫官錢三萬兌俸無度君卻遺禁兌諸貴皆曰司法清吏也不敢怨用增城獲盜賞改官丞永福尤清苦吏卒不勝饑皆棄去至自行文書宰龍溪一意拊摩以銜智立威為恥聽訟恕督賦寬曰寧得罪上官無得

罪細民寧貧苦吾縣無貧苦吾赤子雖被訶詰終不改度代歸以紹定二年三月初九日卒年六十一秩止宣義郎賜緋魚袋四年三月壬辰葬於常泰里羊平山之原夫人蔡氏一子友端二孫尚幼初君大父祕閣累更麾節父緻猷使閩廣江東西皆名部收信泉明福皆大州以清節聞天下身後蟄屋一區田尤溥君廉肖乎父祖而官減乎家世里人多悲傷之今夫驟貴者必暴富本之寸椽俄美輪奐舊無塊土倏亘阡陌者皆是也陽

虎曰為仁不富優孟亦曰貪吏死而家室富廉吏死而妻子窮然則廉而仁不若貪而刻歟噫此為人欲方勝天理未定者言也及定而勝則于公之門大而楊震袁安之世貴也曾大父中大夫諱選祕閣公諱孝澤徽猷公諱枡母令人黃氏吾母太淑人君之從女兄也乃為之叙而銘之曰崛起而朕素官而臞猗君之家其有後乎

李節婦墓誌銘

李氏莆田士人王孝曾之妻也嫁朞月孝曾死里中慕其容德爭求娶兄弟憐其少寡奪其嫁李曰夫死而背之不義姑老而棄之不孝請勿復言吾死王氏矣或曰如貧何李曰疏食足矣或曰如無子何李曰絶者不可繼乎乃謀於姑取侄之襁抱者為子里人初聞而賢之又疑之曰激於暫者每渝於久令於始者未必不繆於終也既而李事姑誨子皆應禮法持身如玉雪非歲時祭享不飾容服燕游俱削迹妯娌希見面盖十年而姑

沒二十年而子娶及見孫男二人女三人於是昔之疑之者莫不悚伏敬嗟仰其人高其節也初王氏窶甚至無以養生送死李黍積銖守遂成中産冠昏喪祭未嘗求貸悉舉三世蔵寄之棺及其夫厚葬於常泰里蓼洋山復葬其姑黄夫人於保豐里唐基山預坎其右曰宅日以我祔焉然後里人不獨悚伏敬嘆而高其節顧其才亦不可及也紹定辛卯李寡居二十有八矣四月己卯病卒年五十六向之悚伏敬嘆者又從而悲哀悼惜之

也子宜績遵遺命以明年三月壬午襄大事介余友人李鋼來求銘昔歐公書斷臂婦人以媿五代之為臣者余錄李氏之事抑揚反復非止可為内則學士大夫覽之亦足以自儆也彼其閨房婉孌所立之卓如此使為男子逢世變故必能抗夷齊之志受人託付必能任嬰臼之事烏虖可敬也夫可敬也夫李氏曾祖宗顔通奉大夫祖利正父宣仲其銘曰言不出梱足不越户少不踰禮老不改度藏其未掩之骸續其已絶之緒是為節

婦李氏之墓

陳太孺人墓誌銘

紹定辛卯仲冬壬寅新安别駕方君符與其弟畬祔其母夫人于父府君之墓徵銘於克莊曰知吾家事者莫如吾子願筆之方劉鄰也克莊之先君子於别駕君之諸父友也敬諾不敢辭夫人陳氏祖繹之朝陽令父某早世無子夫人鞠於叔父及歸府君姑曰恭謹有禮法不當如吾婦乎族戚相語曰温良無忌刻不當如某嫂

乎毋宋改適復寡無所歸夫人奉事之終身女弟適吳
稚季亦寡夫人經紀其幼孤無倦色常以古語勵二子
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我婦人不解書意豈謂勤則事
無不可為耶別駕君果擢第啇亦有聲場屋夫人嫠居
二紀別駕君遊宦四方板輿必俱佐懐安人皆曰佳哉
主簿教京口士皆曰賢哉博士宰瀏陽人又曰仁哉長
官毋教也別駕君仕寖顯朱紱象板娛侍里第夫人遷
以庚寅十一月六日卒年七十四二子符啇三塀貢士

黃龍應進士林復之樓㲉㲉四明人孫男曰子同嘗拔江東漕解曰斗孫孫女二人昔者詩書圖史所載多閨門淑媛之事共姜伯姬以節孟母以訓曹娥以孝蓋不可勝紀至近世碑碣始詳於王公大人而畧於婦人女子若以為無與於世教者夫如是則列女之傳不可復續而彤管廢矣若夫人者母之孝女姑之順婦夫之令妻子之賢母也與詩書圖史所載皆合銘其可以巳乎銘曰林公立義里之耆舊其尹懐安升堂拜母夫人有

規令尹敬受嗚呼夫人豈惟女婦使為男子凛然節守

我銘非誣以訂不朽

丁元有墓誌銘

莆無他丁君之先自固始遷校書郎諱彦先者傳四世至君之先府君諱寶成是生八子伯槐伯林伯楳皆貢於鄉伯梅尤有聲場屋伯桂擢已未第今為宗學博士君諱伯杞字元有於次第二慶元丙辰入太學嘉定丙子監舉庚辰内舍校定紹定已丑九月辛已試上舍方

握筆屬思暴得疾扶出卒允蹈齋年六十九博士哭之
慟告於朝乞護君喪還里不報孤南一奉匶歸葬北山
後五年癸巳十二月甲申始克葬於豐城里後洋之原
君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屢挫益銳己亥舍闈既定
賜選以詩複韻紬時御史劉公棠董試為之太息今上
龍飛久於學者例得仕君獨辭不拜為人於倫紀最篤
親戚朋友急難勇徇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毋葉宜人配
王氏二子南一拔漕解南英後伯父二壻進士楊龍起

黄景宣龍起者固烈士聞君訃獨步赴喪不幸亦客死
初府君刻意訓子以詩禮名堂文軒林公為篆其匾君
兄弟競爽珠壁相映人謂如荀氏八龍矣既而多不得
年華而靡實士林悼惜存者惟博士與君又弱一箇焉
嗟乎積而報種而獲理也以君觀之理何在哉雖然智
力之營有限而詩書之澤無窮府君一布衣以博士贈
朝散大夫君老不第而南一克世其學夫在其子猶在其
身也在其弟猶在其兄也亦理也由前之論則為善者

惰由後之論則力學者勸南一勉乎哉銘曰天下聲律尚莆體莆體發源自丁氏君最先鳴唱諸李吳融徐寅斂衽避惜哉舍法虧一簣身不及試在厥嗣

方子約墓誌銘

君方氏諱符字子約少受學於叔父履齋履齋者諱大壯字履之朱文公門人也為義理之學終其身不應舉君以鄉賦上春官道攷亭拜文公於精舍文公留語縈夕為作字說中慶元己未進士第時方弱冠文公喜貽

書賀履齋馮歷懷安主簿教授德慶州監福州嶺口倉教授潤衢二州知瀏陽縣通判徽州賜緋中羅祖母府君先夫人憂在懷安不久德慶徽俱未上君為人清苦自勵其行修於家達於鄉而按於世無可疵者焉其學聞之師質之友而措之民無未合者焉為令佐不鉤距以求情然民莫得而欺也為師儒不牢籠以釣譽然士莫得而毀也自一第至改秩自初筮至通守窮達得喪一委諸命未嘗加毫髮智巧於其間自不求進世又無

能進君者惟潭帥温陵曾公表其邑最潤守金華喬葛二公奬其師道三賢皆時鉅人喬葛繼升廊廟君亦無翕翕趨附意紹定六年正月己未暴疾卒於寢年五十八前孺人黄氏刑部侍郎艾之女後孺人林氏皆無所字庶生一女遺命以弟籥次子斗孫爲嗣其年十二月壬子葬於保豐里丘澤山之原君處衆中淡然冲退形氣之清足以貴嗜慾之薄足以壽而秩止侍郎年不滿一甲子里之善士皆相唁曰子約而止是乎余曰與君

同時一輩生而富貴光寵有出於君歿而無善可書有媿不瞑者多矣今子約仕雖不大顯然貴重其身如圭璧全而歸之以見其先人於地下復何恨也曾祖暴祖耀卿父申之贈宣教郎母太孺人陳氏銘曰吉士常人古之所賢季世反是德後才先君老於外於理宜然其人則全復於斯阡

柯孺人墓誌銘

夫人柯氏承務郎温陵徐君奕之妻年七十二端平改

元三月癸未卒葬南安縣某里某山子泰閩清縣尉女適人者進士柯百朋新臨安府教授黃縝新古縣主簿褚應祥前知福州侯官縣李洪宗饒州永平監留元治其壻也餘爲尼初承務君太夫人聶嚴姑也夫人事之而順承務君疎財而好禮貲不益而費滋廣夫人處之而安一子九女多側出夫人拊之如一晚得風痺疾一日寢驚寤曰吾夢一奇女持花來今帷帳内異花無數即具盥易服使侍疾者誦西方佛名奄然而化噫六合之

外果有所謂西方耶若果有之昔之聖賢死者多矣未有至其方者惟後世之匹夫匹婦變滅之頃恍惚之中皆曰吾往游焉余未之信也然而疾疢不能昏死亡不能怖其視沉緜牀笫貪生怛化者豈不差賢矣哉以夫人之聰明使其嘗聞曳杖消揺之歌易簀戰兢之言雖無西方亦有以死矣銘曰死生之變豈不痛哉達矣夫人孰為去來

方東叔墓誌銘

君方氏諱大東字東叔曾祖獻祖庭輝父復之受業於
朱文公杜門自修不踐場屋匾其室曰履齋里人因以
稱焉君未冠辭藻軼出遇鄉先生課羣兒郡博士試
諸生未嘗脫魁亞盖其技精手熟雖不能斬中的而自
不能外於的也然秋賦輒不利每主司失君里中必唶
唶歎息君曰是吾命也殊無沮挫意端平甲午始與其二
子涓孫清孫同拔冑解於是年五十矣明年同知貢舉
中書舍人洪公咨夔得策卷奇之拆號則君也廷試復

中乙科旗鈴所至同業者多為君樂飲相慶君亦無喜容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歸道建安漕使姚公寶素聞其名檄攝甌寧尉府學教授會永春趣戍君亦以疾求還里至之日終於寢前為君樂飲相慶者莫不顰蹙而相弔也君為人豪爽久困名場血益燥形益臞獨志氣堅悍不衰與人友有情誼留建安數月爾民曰廉尉也士曰賢師也其卒以丙申二月某日葬以五月某日與配林夫人同穴墓在烏石山三子涓孫國子進士清孫國

學進士洧孫尚幼初履齋辱與予先君遊君辱與余游且死以銘見屬余惟國家以科目取士一名之中否終身之通塞繫焉故中則族戚朋友之倫皆為之喜否則戚非其族戚朋友而為之喜戚者鮮矣若君之中否則一國之人皆為之喜戚嗚呼亦足以見君之藝果有以出乎人也又足以見君之信於鄉悦於衆以行不專以藝也古有所謂秀民譽士盖王朝卿大夫之選君真其人歟悲哉命之不淑也君晚攜涓清偕入京人謂一翁

二季復出屬纊顧二子曰汝在我庶幾不死矣銘曰五十策名前則艾軒君壻於林解褐亦然曷不冬卿曷不掖垣此天且畀彼貴以年嗚呼奈何命制於天其慶在後二季勉旃

黄柳州墓誌銘

朝請大夫黄公諱簡字德廉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矍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黄氏自固始遷閩至八世祖抜與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瑋祖文炳贈朝散

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爲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
胄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爲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
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巳
未閏七月丙辰病卒於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
宜人方氏合葬於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孫
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
陳楷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律身
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辛卿棄疾辛銜切

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鍛鍊吏卒終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貴游雪獄宪豐城築廢堤修學政摇攻實州公調土豪義丁夾擊薙獮無遺絶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庾皆實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峭自立嶷嶷有風稜不肯隨世俛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諫官誅賄不得去同時汚吏憸夫多據要劇超顯美公方閉閣蕭然食仙

都崇道之禄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奸摧抑廢
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忽忽死矣公事母齊國方夫人
盡敬拊諸弟極愛歲晚雁行凋零始衰多病俄而季弟
畨禺通守箎復夭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簀猶曰
吾死無可恨如諸院孤幼何聞者咸悲傷其意焉銘曰
賣緡之相放利鬻權以賄少多為人否賢富挐諸胥貧
擠諸淵嗟嗟黄公白首瘴煙端平反是廉約者甄公不
少需遽蜺而仙前厄乎人後制乎天嗟嗟黄公返於斯

阡

周夫人墓誌銘

豐城熊君大經忠孝人也余令建陽君為主簿常勉余以善有過必面規不少恕秩滿別余曰吾歸養吾親矣既別余逢人必問君所向曰未嘗出也余甚賢之猶意未必堅且久也紹定己丑君閒居五十年矣其年十一月朔周夫人卒起復吉州龍泉令不行免喪猶不調官余滋賢之君書抵余曰予其銘吾母也盖余居田里守

宜春使番禺君書歲至至必速銘余賢其子又賢其母乃序而銘之夫人邑之苦竹里人父師古母胡氏年十七為隱君子熊炳子著之妻三十有三年而寡又三十有七年而卒年八十六其少也逮事祖姑皇舅尊者稱其孝其壯也獨當家事嫁妻姑叔字夫之庶弟甲者懷其仁及其晚也家徙而愈豐貲積而愈倍鄉黨伏其智子孫力學文質彬彬預計偕者七人州邑推其義方嗚呼全矣明年九月壬寅葬撫州臨川縣明賢鄉北山之

原五男子大統大經從事郎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大原鄉貢進士大模大綱二女子嫁范伯翼范伯震統原綱汝眞前卒孫男九人敏孫莊孫達孫能孫同孫訴孫餘未名孫女十人嫁孫孫諒胡叔子范應麟桂鼎來范定子皮巽廖泉餘未行莊孫達孫皆鄉貢進士巽登第為袁州萬載縣主簿余不及升夫人之堂而辱友夫人之子竊以為夫人賢如孟母潔如陶母成家如巴寡婦合於圖史之載而余筆力衰惰不能有以發

也將何以慰君之哀思乎為銘曰簡短一篇寂寥數句

是惟劉子之文揭諸熊母之墓

後村集卷三十八